

# 转型期农民精神家园建设的价值、路径与方法

匡和平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中山 528404)

**摘要:**精神家园是人们心理上认可、信赖、追求的归宿和寄托之所,不仅是提升农民幸福感的必然要求,而且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转型期农民精神家园建设必须通过培育其实体家园感、安居乐业感、归属感、自我成就感、文化认同感、政治认同感的途径,以培育其价值支柱、自主意识、文化活力、舆论氛围、和谐网络等方法来实现。

**关键词:**转型期;农民;精神家园;价值;路径;方法

中图分类号: B 01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3)05-0001-07

## On the Value, Approach and Method of to Construct Farmers' Spiritual Home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KUANG He-ping

(Zhongshan Polytechnic, Zhongshan 528404, China)

**Abstract:** The spiritual home, a home to return for people to accept of, count on and seek after in their hope and mind, is not only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promote farmers well-being, but also the practical need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Farmers' spiritual home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shall be completed by means of cultivating among farmers such perceptions of physical sense of home, peace and content feeling of living and working, sense of belonging, self-fulfillment, cultural identity, political identity and so on. It is also believed that promoting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in the value supporting, the independent consciousness, the cultural vitality, the public opinion atmosphere, and the harmonious network.

**Key words:** *transition period; farmers; spirit; value; path; method*

人们心理上认可、信赖、追求的归宿和寄托之所即为“精神家园”,是由人们的知识和信念、信仰和理想等所构成的一个精神系统。精神家

园不仅为每个个体所需,而且也为每个人群共同体所需,其本质上不仅表现为主体普遍认同的意义世界和信仰系统,而且表现为民族独特的精神

收稿日期:2013-08-23

基金项目:2012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课题“社会转型中的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研究——以改革开放前沿广东的实践为切入点”(12&ZD007);2011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执政党思维”视角下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以珠江三角洲农村为例(项 GD11XMK03)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匡和平(1965-),男,江西吉安人,中山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现代化与人的发展”研究。

气质和价值取向。但是,由于人是一种多层次存在形态,并同时扮演着多种社会角色,这些存在形态和社会角色都对精神家园有其独特要求和规定,人们要在这些存在形态和社会角色的相互关系甚至冲突中寻找、建立、整合,以构建自己可靠的精神家园实属艰难。自人类诞生以来,人们一直在不停地寻找、构建、维护、翻新着自己的精神家园,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去发现、表达、验证和实现对精神家园的追求。随着马克思所言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的到来,农民的精神生活并没有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而自动获得自身应有的内在规定性,而是亟需通过农民的实践活动去加以自觉地建构。

## 一、转型期农民精神家园建设的价值

精神家园赋予人们以希望、方向感、行为准则、人生信念等,具有为人的精神世界确立秩序的功能,是连接个体与整体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纽带。在这个有秩序的世界里,个体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心理上感到安逸,具有归属感,价值上具有确定感,能够凝聚群体,乃至民族的力量,制约群体、民族的思维方式,从而确定群体、民族的价值取向。精神家园在人的精神系统中起着类似于信仰的作用,虽不等同于信仰,但至少是一种弱信仰;虽不具强制性,也不以有意识的形态而存在,但又无意识地渗透于人的观念、行为、制度、典籍、传统、风俗等一切领域中,成为人们不自觉遵守的规则。如果缺乏这种家园感,个体会感到失望,甚至于对生存的意义感到迷茫,并由此导致群体解体、民族分裂、文化消解。就转型期的农民而言,构建精神家园不仅是提升农民幸福感的必然要求,而且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构建精神家园是提升农民幸福感的必然要求。“幸福”作为一个群体性的共同追求,必须通过人的体验和感受予以彰显。“幸福”作为一个主观的词语是一种生活状态,一种对生活经验的感受,也是一种生活价值的评价。对于每个生活

个体而言,幸福是真切的,是一种舒适感、一种成就感、一种称心如意的感觉。精神家园,作为一种精神实在以较完整的价值形态表达着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从根本上主导和推动着人的发展方向,向人展示着幸福的未来途径。比如,精神家园主导着人的心理欲望。因为人的欲望从没有终点,任何一种欲望得到满足后立刻就会转化成新欲望的动因,欲望的满足无法彰显人的幸福感,精神家园可通过信仰和理性两个层面支撑和平衡人的心理。又如,精神家园蕴藏着幸福的评价标准。因为幸福是一种可以观察和评价的状态,各人的主观感受不同,出现幸福感受和体验也不同,整个社会就必须有客观标准对每个个体的生活做评价。精神家园是人建构的美好境界,这种精神境界的未然对人现实生活的实然具有目标的约束和规范的作用,指引人们通过道德的积累和行为的约束而走向美好。还如,精神家园孕育着幸福创造力。因为幸福是个流动的概念,人对幸福生活的理解是开放的,幸福的创造没有尽头,而精神家园有个体、群体、民族等不同层面的存在,其孕育幸福创造力的能力也不同,个体的精神家园具有多样化、分散化和个性化特点,需要群体共有精神家园凝聚群体力量,将盲目无序的个体精神家园统一起来,形成集中的、统一的群体合力,才能创造更多幸福。再如,精神家园蕴涵着幸福分享的价值。让每一个体尽可能公平地分享一种社会资源所带来的幸福至关重要,因为幸福分享程度越广泛,表明社会越公平,秩序越好。主流价值体系是精神家园的价值核心所在,不仅确立了社会的共同发展目标 and 方向,引导和召唤着人们的实践活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而且为社会成员提供着评判真善美的标准。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指出,现代化建设中,稳固的政治认同是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现代化导致不稳定,现代性带来稳定”,“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对政治体制来说,城市内的反对派令人头痛但不致命。农村的反抗才是致命的。得农村者得天下。……如

果农民默许并认同现存制度,他们就为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sup>[1]</sup>。农村现代化过程实质上是“普遍化”的过程,也就是用一般的、自上而下制定的规则和程序取代原有地方实践的过程<sup>[2]</sup>。在这一根本性的变革过程中,由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序推进,城乡一体化已然启动,但由农民权益等问题而引起的纠纷、冲突时有发生,分离的农民个体由于无力解决系统化的矛盾而深陷于危机与恐惧之中,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想象力与行动力。个别情况下,农民还面临市场与某些权力“共谋”的侵蚀而陷入“殖民化”与“被围困”的困境,这就迫使个体农民退回到个人狭小的私人领地中,进而丧失了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热情。随着精神生活的公共性与社会性向度的丧失,农民个体日益沉陷于孤独的自私乐趣,缺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致性肯认,社会认同危机显现。这样,农民个体充其量只能找到“感觉的幸福”,却难以获得“幸福的感觉”<sup>[3]</sup>,“烦躁”、“畏惧”、“焦虑”的生存论体验常态化的恶果是精神的处于无家可归,表现在行动上的各式各样冲突不断,社会稳定难以持存。思想家蒂利希曾把西方自古以来人们经历的焦虑区分为三种,即古代人对死亡和命运的焦虑;中世纪人对原罪感的焦虑;现代人对意义丧失和价值颠覆的焦虑。当生活的意义为物化所侵蚀,人便成为了一种“存在着的空虚”,精神上的“无家可归”必然使人们焦躁和忧虑。长期以来,农民信仰一直功利色彩浓厚,在“去政治化”和精神生活淡化的今天,信仰的迷失尤其突出。对做人准则、人生意义、社会正义、国家前途等缺乏清楚的“坚信”,以至于愚昧、盲从、精神空虚等现象十分普遍。这也势必追溯到许多深层次的文化问题,也即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精神家园的安顿问题。“家”本来就包含三个层面:物理、社会组织和精神文化。即便是前二者意义上的“家”非常完满也不必然使人有“在家的感觉”,遑论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完满。由于“在家的感觉”缺失,认同感、归属感与荣誉感也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物质主义、拜金主义、虚无主义、享乐主义、感觉主义、人的物化和异化,以

及自我逐放等消极现象滋生,进而引发各种社会问题。为了帮助农民找回“在家”感,构建精神家园尤为迫切。

## 二、转型期农民精神家园建设的路径

“精神”最终必须落实到个体,个体精神家园必然要成为精神家园最终的寓所。但是,从个体精神家园到人类普遍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多层次的精神家园系统,由前往后越来越抽象,并表现为概念化与普遍化,重合的部分越来越少,最终抽象为人类最基本的共有价值观念,而由后往前则越来越具体、生动,个性化、差异性越来越大。具有恒久价值的理念如何落实到农村社会生活、农民个体生活和农村社会制度中则是一个艰巨的实践过程。对于个体农民而言,外来的思想如果没有创造性的吸收不可能成为自己精神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至多只能是一个外来的闯入者。

### 1. 培育农民的实体家园感

物质家园与精神家园相互联系,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一种相辅相成,彼此存在着意义交集的关系。有了物质的家园,人的身体才能获得安顿与保障,人在生活生产的实践中获得一定生活体验与感悟,进而产生心理上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幸福感,而这些成为人精神家园形成的重要构成元素和表现。“家园”存在的意义正是通过作为满足人生存和发展需要的载体而体现出来,失却了物质家园,人都将难逃漂泊和流浪之苦难;失却了精神的家园,人的思想就会肆意放逐,其理想追求和高尚的情操就会被庸俗的物欲所吞噬殆尽,物质家园必然会因为失去了品味而黯然失色,自然家园生态环境也必然被破坏与滥用。更有甚者,人们还会自觉或不自觉按照其精神家园中的理念去建构物质的家园,使物质的家园在外在形态和功能上体现精神家园的主旨和要求,赋予其更多的精神和文化的内涵。家园的情思蕴藏着主体的思想和情感深处,为人们的内心所认同和眷念。

## 2. 培育农民的安居乐业感

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中国式的小康”最重要的两个标准就是安居和乐业,然后就是减少后顾之忧<sup>[4]</sup>。因为安居是物质基础,是人们的基本要求,也是家园感的基本内涵;乐业则是一种奉献精神,一种社会责任。安居乐业是一种境界,一种物质和精神高度发展与统一后所达到的境界。党的十八大对此高度重视并提出:为“确保人民安居乐业”,“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目前,农村的旧村改造、新村建设、造福工程、灾后农房重建等必须多箭齐发,尽最大努力改善农民的住房条件;在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出台合理政策妥善处理好“农改居”的住房问题,尤其是在拆迁问题上要考虑到被拆迁人实际居住需求,并且无论其有无合法的房屋产权,都要给被拆迁人提供新的居住地方,使其无后顾之忧。不仅如此,还必须在城镇注重建设人文景观和环保设施,格局开放,环境幽雅;在农村开展家园清洁行动,天蓝水清,草长莺飞,人居环境优美和谐,居住品质明显提升。对于乐业而言,首先必须有业可就,就业是“乐业”的前提。随着经济增长方式向内涵为主转变,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解放出来的同时出现了资本对劳动的代替,导致就业问题日益严峻。必须有一整套机制规范用工行为,改善劳动生活条件,使农民得到公平对待。

## 3. 培育农民的亲情、友情归属感

人的精神生活世界本来是一个意义世界,归属感在人的需要的列表中占据重要位置,意味着知道自己是家庭的一部分,是所属群体的一部分;亲情需要彼此精心的呵护,不懂得相互关爱的亲情是不长久的;友情是一座架起情感的桥梁,使你我沟通,心心相映,同甘共苦。但是,物化使感性机能的刺激与感性欲望的满足成为精神生活的当下目的,精神生活由此丧失了意义的深度与历史感。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组合起来的家庭亲友关系,是每个人最直接最感性的生活基础,也是精神家园最直接最现实的社会基础,

但在精神生活物化的强烈刺激、影响下,一切人文色彩的存在都受到挑战,友情归属感已渐行渐远。恩格斯明确指出:“如果一个人只同自己打交道,他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而且决不会对自己对人都有利。他的这种欲望要求同外部世界打交道,要求有得到满足的手段:食物、异性、书籍、娱乐、辩论、活动、消费和加工的对象”<sup>[5]</sup>。计划生育改变了家庭的结构,并带来很多未曾预料过的社会问题:诸如家庭风险高、独生子女难教养、心理健康问题,“未富先老”问题,“空巢”老人问题,等等。当务之急,要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积极打造文明社区、学习型社区、绿色社区,营造蕴藏正能量的软环境,使农民“舒心”;积极营造温馨社区,做好“未富先老”、“空巢”等老年人、低保边缘困难户、未成年人特别是“留守儿童”等群体的服务工作,使之感到“爱心”的魅力;积极化解各种矛盾纠纷,增强安全感,使之“安心”;齐抓共管思想政治工作,把人文关怀与心理辅导有机结合,使之“齐心”。

## 4. 培育农民的自我成就感

人的自我价值取向与自我成就感是全部精神家园的内核,也是衡量其他所有问题的基本标准。一个人最终有没有家园感,要看他的理想价值是不是在现实中得到了实现,如果得到了实现,就有成就感,也就有了家园感。现实中,每个人都有一套理想价值,这套理想价值包含着他的职业选择、政治选择、文化选择、地域选择等。而这些“内心的价值取向”会作为一个标准群,帮助人去认识其生存与发展状态,形成对其他各种要素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理解他的“精神家园”。一个人的家园感如何,取决于各种要素层次的合理有机组合。每一个要素或层次都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改变一个人对家园的理解,改变一个人生活当中的安定感、幸福感、信任感等等。建立美好精神家园需要所有要素都是健康积极的并且彼此之间能够形成和谐有机的美好组合。个体本身是群体和社会中的个体,而不是“离群索居”的孤独的个体,作为群体广泛认同、共同享有的价值理念,也一定要融入个体的精神家园之中,并指引着个体精神家园的方向,

才能有利于个人理想价值的实现,个体价值理想的大小最终也只能在群体和社会中得以衡量和实现,精神家园建设不仅必须落回到“生活世界”,而且是生活世界内在的一种自觉选择,必须立足于现实,立足于生活。

#### 5. 培育农民的文化认同感

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造就民族精神,构成精神家园的内核,也成为每个个体无法摆脱的文化之根。基于文化认同而构建起来的精神家园才能给人一种精神上和心灵上的“回家”感觉,但必须注意的是,这是一种“指向未来”而不是“回到过去”的“归途感”。“传统”的意义不是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直接搬用的“武库”,而是激活今天之创造的精神驱动力。近年来“传统文化热”、“国学热”等把传统“实体化”的做法期盼的是直接搬用传统的伦理纲常来解决现代的“道德沦丧”、“价值扭曲”等问题确有一定的呼唤价值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显现出不少“吃古人饭”的文化商业炒作,使文化软实力建构中传统与现代出现“魂不附体”和“时代隔膜”等不良症状<sup>[6]</sup>。黑格尔说:“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它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好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的过程那样,在它的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与活动里,永远保持其原始的规律,没有进步”<sup>[7]</sup>。不管处于何种时代的人既需要传统所提供的价值体系,又需要创造自己时代的新传统,以便能够应对并解决过去不曾遇到的问题,创造出属于自己时代的精神传统,也即创造出自己时代的精神家园是为必要。如果说传统时代的精神家园更多的是由经验、习俗、习惯、民俗乡约、家法家规等自发的文化要素所构成,农民往往是没有意识到却又无所不在,并熔铸到人的血液之中自在自发地支撑和左右着人的生存,使他们可以不假思索地生存下来,也使共同体能够长期维系下去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精神家园则往往体现为自觉的文化追求和精神建构,是一个共同体或一个社会自觉倡导的共同价值追求和普遍的文化认同,是在个性差异中建构起来的共同精神家园。

#### 6. 培育农民的政治认同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着中华民族对“崇高”的追求,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全民”在于求“真”;“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在于求“善”;“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在于求“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于求“真善美”的动力。这些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当代价值内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的关系表现为双重向度,即精神家园建设的过程就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过程,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过程也就是精神家园建设的过程,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为每个社会成员的思想信念与价值取向时,它便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形成表征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精神风貌的思想境界,从而促进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从个体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其道德核心,为每个人提供了具体可行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从社会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理想核心,为社会进步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在个体修养与社会进步的统一建构中必将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构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基础性工作在于运用多种方式向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社会成员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帮助他们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增强他们的政治认同感。

### 三、转型期农民精神家园建设的方法

精神家园的存在形式和建设方法多种多样,有哲学的、政治的、艺术的、经济的、科学的等,甚至可以说,所有的学科、所有的知识、所有的领域都能够为真诚相信它的人提供精神支柱,从而获得一种家园感,得到心灵的安宁。从这个意义上说,精神家园的构建绝不能离开文化,抑或说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建设。中共十八大报告就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就现实而言,可以通

过以下几种方法构建农民精神家园。

1. 以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的优秀成果为基础,突显农村人文特色,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构建农民精神家园的价值支柱

农民灵活务实,在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可灵活过度,则是对“规矩方圆”的重视不够,缺少整体规划、高度涵括和理性规范意识;而太讲实际,对“名”和“虚”过于务实,则不知“虚”“实”之间可以互相变化,不知“软实力”可以变“硬道理”,表现在对精神家园的追求上缺乏持久性与深入探寻。这就要求在农民精神家园构建过程中必须运用多种积极有效的方式宣传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丰富资源。与此同时,还必须改造和发展富有浓郁民族特色和本土特色的民间风俗、礼仪,开展丰富多样、健康有益的民间民俗文化活动,使优秀文化传统更好地渗透和融入到农民劳动、学习和日常生活中。

2. 要以民主和科学教育为核心,通过积极的社会善治,培育具有构建精神家园自主意识的现代新型农民

民主精神是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的重要阶梯,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一贯追求的民主政治目标,是其文化精神的制度性基础,也是群众发扬科学精神、激发创新精神、实现人文精神的民主保障。具备民主精神,必须要有民主的意识、民主的愿望和民主的能力。缺乏民主精神,人就不懂得如何参与政治社会生活。因此,民主精神是新时代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科学精神体现着人类对客观性、真理性、合理性的追求和创造,是人类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已成为当代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深层动力,它与人文精神的融通、与精神家园的共建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必须在不断完善适合本地具体实际的社会管理制度的过程中,培育具有自由民主精神、高度科学精神、自觉人文精神的新公民当成为精神家园建设的教育目标。

3. 要激活并保持农民精神家园建设中文化基因的旺盛生命力

吸取历史文化遗产中的精华,精神家园建设

才不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吸收外来文化的先进部分,精神家园建设才会充满活力、不断进步。要加大农村文化机制创新力度,一方面加快发展公益性文体事业,让更多农民共享文体资源和产品;另一方面积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企业进入文体领域,提供给农民更多的服务设施和产品。要加大农村文化产品创新力度,内容上注重区域特色、文化底蕴和现实题材,形式上注重增强吸引力、感染力。要加大传播手段的创新力度,积极运用广电、影视、网络等载体,优化传播手段,增强对农民的影响力。要按照结构合理、发展平衡、运行有效、惠及全体农民的原则,统筹城乡,大力发展农村公益性文化事业,加快农村重点文化设施建设,组织实施农村重大公共文化服务工程,增强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生产供给能力,使农民精神家园建设时刻充满文化活力。

4. 传递正能量,以正确的舆论导向营造农村和谐舆论氛围

当前社会舆论环境和舆论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能否坚持正确导向,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思想舆论环境,关系着人心向背、事业兴衰、社会和谐。营造和谐的舆论环境,最根本的是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社会科学领域应坚持团结稳定、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积极宣传党的主张,通达社情民意,搞好舆论监督。报刊、电视台、互联网站等各类新闻媒体要发挥优势、形成合力,通过多种形式和手段的运用凸显主题,使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成为时代最强音。紧紧围绕农民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针对其思想疑虑,主动做好解释说明工作,引导社会舆论沿着理智、建设性的轨道发展。进一步健全突发事件新闻报道机制,及时发布准确信息,表明政府部门的立场态度和处置意见,努力为改革发展营造良好思想舆论氛围。

5. 构筑共建共享的和谐网络精神家园,让网络惠及农民下一代

积极利用和有效管理互联网,真正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下转第22页)

- [3]赵宗锋. 理解多边主义:一种综合解释模式[J]. 国际论坛, 2010(1):57-62.
- [4]约翰·鲁杰. 多边主义[M]. 苏长和,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60-61, 13, 15.
- [5]曼谷宣言:中. [EB/OL]. [2013-05-20]. [http://www.caexpo.org/gb/news/special/cafta/ziliao/t20051222\\_55473.html](http://www.caexpo.org/gb/news/special/cafta/ziliao/t20051222_55473.html).
- [6]东盟外长会在争吵中结束 首次未发联合公报. [EB/OL]. [2012-08-25].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2-07/2912505.html>.
- [7]JOHN G. RUGGIE. "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 in John G. Ruggie ed.,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10-11.
- [8]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EB/OL]. [2002-10-4].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0/28/content\\_610510.htm](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0/28/content_610510.htm).
- [9]钟振明. 多边主义合作:冷战后东盟安全战略新取向[J]. 国际论坛, 2000, 2(6):34-40.
- [10]方军祥. 从双边主义到多边主义:东盟安全合作模式的转变[J]. 东南亚研究, 2005(4):14-17, 31.
- [11]王公龙. 多边主义与东亚安全困境[J]. 当代亚太, 2002(10):13-19.
- [1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所需解决的重大问题[EB/OL]. [2002-10-30].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2/Aug/192610.htm>.

(上接第6页)途径、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农民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空间,无疑是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环节。为此,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占领网络传媒等新领地,为农民精神家园建设添砖加瓦。这必然要求提高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提高网络文化产业的规模化、专业化水平,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作为网络文化的重要源泉,推动中国优秀文化产品的数字化、网络化,进而形成一批具有中国气派、体现时代精神、品位高雅的网络文化品牌。同时,必须

倡导文明办网、文明上网,净化网络环境,努力营造文明健康、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氛围。这就要求加强网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掌握网上舆论主导权,提高网上引导水平和引导艺术,积极运用新技术,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也要求坚持依法管理、科学管理、有效管理,综合运用法律、行业自律等多种手段,加快形成依法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规范有序的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切实维护国家文化信息安全。

#### 参 考 文 献

- [1](美)塞缪尔·P·亨廷顿. 变化中的社会政治秩序[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38, 267.
- [2]匡和平. 基于农村社会管理的政治社会化诉求[J]. 长白学刊, 2012(3):20-24.
- [3]庞立生,王艳华. 当代精神生活的虚无化困境及其超越[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5):111-115.
- [4]厉以宁. "中国式小康"应该让百姓安居乐业[EB/OL]. [2011-03-10]. <http://news.qq.com/a/20110310/001341.htm>.
- [5](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38.
- [6]衣俊卿. 谈精神家园建设:是落回到生活而不是超拔的升华[N]. 光明日报, 2011-04-18(6).
- [7](德)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M]. 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8.